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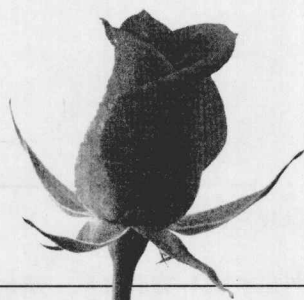
女性文学

郭淑梅 / 著

景观
与
文本批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女性文学

郭淑梅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规章

与
文本批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文学景观与文本批评/郭淑梅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07-08472-9

I. 女… II. 郭…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930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李 梅

女性文学景观与文本批评

郭淑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com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472-9/I·1110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科、赵景波



引 言

多年来,总有一些女性,当然也不排除男性,在固执地翻阅女作家的“文本”。就像当年鲁迅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看出了“吃人”二字一样,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也在女性“文本”中发现了女性的智慧、女性的能力、女性的人生是如何被淹没在男权社会历史中的。一些因历史原因尘封了漫长岁月的女性“文本”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了热心研究者的仔细推敲和深入思考上升到“性别话语”层面的。一部分女性文学研究者试图在女性“文本”中找出的不仅是女性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重要的是占有人类一半的女性族群在社会历史行进中所处的位置——这一族群对人类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否被公平地写进历史。如若不是,一切便从女性文学研究者这里开始。因此,从女性“文本”出发,对一系列象征着沉默的女性族群的“空白之页”、“无字碑”、“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历史文化现象展开了性别文化的释义。从而形成了对男权文化中心拆解、颠覆和女性主义立场的建构。

在中国,对于女性“文本”的具体考察与形而上的探究经过近三十年的学科努力,已使女性文学批评跻身于当代文论的学术前沿,成为一门“显学”。女性文学批评的著述从选题到内容涉猎范围之广跨越空间之大,操持的理论资



源之丰富体系之开放,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空前浩荡的文化景观。在今天来说已跃升到一个相对独立境地、具有自由精神和学术批判品格的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无庸讳言,近三十年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其理论资源多半来自于西方女性主义,1986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冲击具有划时代的“开窗”的意义。“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波伏娃的理论使异常活跃的中国学术界再添一道叛逆的风景。女人的性别是男权文化中心根据政治需要所精心模塑而成的。太多的男权文化通过“文本”的方式,发出将女性置于“附属的人类”地位上的声音,女性就是在无数贬损的声音中完成了被动的“空白之页”,铸成了被书写的命运。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再次引发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热,各学科领域呈现一种互相交融的全方位的女性学研究。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操持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话语的研究者在“女权”二字引起的负面争议和包括女作家在内的排拒中小心行船,所陷入的矛盾尴尬的学术滞着期得以冰释,学术热潮喷涌而至。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开设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女性讲坛,招收女性文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直到国家社科基金设专题立项研究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在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面貌已清晰起来,不再是凌空蹈虚,而是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理论资源、研究对象、学术目标的学科体系。回过头来,寻找当年的出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女性“文本”研究,是建构中国女性文化的必经之路。中国当代女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立了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身份,享受着欧美社会的女性经过若干年奔走呼号至今也没



能完全获得的政治权利。可在文化层面,也就是在长期形成的尊与卑、贵与贱、大与小的价值取向里,女性仍然不能获得一种相对公允的人生待遇,至今还处于传统的男权文化的覆盖之下。这种微妙的人生处境,就是导致许多从事研究的女性从切身感受出发,关注甚而投身于女性文学研究中,进而将批判的目光投向传统的男权文化。

在学术视野内展开的理论研讨,更多地出于学术立场建构的策略需要。然而,在内心或更深层次的潜意识里,女性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的初衷还有一种来自心灵的需要,即通过研究女性“文本”,潜入女性精神世界,体验女性族群的命运感和飞翔的自由境界,从而抵达女性精神成长的彼岸。正如萧红那段著名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渴望飞翔也就是渴望自由的内心冲动,使操持了话语权的女作家,不管多少个世纪,都会穿越时空,与我们展开精神对话。女性“文本”的可贵之处在于,女性的声音和身影永远等在那里!

选择女性“文本”批评,除了上述情形,对我来说,还有两点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关于批评的定位。批评与作家之间因误读以及过度阐释等因素而产生的矛盾分歧,一直影响着作家与批评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当批评进入庞大的理论体系之后而这种体系多半必须画地为牢,自圆其说,就会离作家“文本”越来越远。在批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完成了独立品格的塑造之后,更不屑于进入作家的文本体系了。从这一点出发,批评可以任意地割裂文本体系,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那么,“文本”的完整性和鲜活的气息就会损失殆尽。其二,关于学院派的“深入浅出”。“深入浅出”无疑是学问的最高境界,然而并非每个学人都



能有机会抵达这个境界,因此,“深入深出”就往往成为一种面子需要而非里子的享受了。解读女性“文本”,出于性别立场,可以使女性研究者不必去搭建理论面孔,拆卸掉批评与作家的隔阂,自由地潜入内部,在“文本”中捕捉女作家的丝丝表情和探触女作家的精神脉搏,感同身受地浸入其中,最终达到“文本再造”的阅读境界,“深入浅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此,我所主张的女性“文本”批评,还来自女性文化自身吐故纳新的需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体系为女性“文本”批评提供了先天的无限的可能性,在沿着前人的足迹体验女性文化漫长的历史存在过程中,个人的独立精神也在成长。亲历女性“文本”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我确信,女性“文本”的丰富内涵和无时无刻都在提醒女性“飞翔”的自由精神,必将生发出绵延不绝的文化创造力,汇入人类爱与永恒的精神长河。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性别审视与人性批判	(1)
第一节 从“寻找男子汉”到回归母系因缘 ——张洁“爱”的归依	(1)
第二节 问题与“观念”写作 ——张抗抗的思辨姿态	(19)
第三节 女性欲望与生存策略 ——铁凝的女性批判	(29)
第二章 地域风情与日常生活审美	(38)
第一节 捕捉“日子”的大手笔 ——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叙事	(38)
第二节 月光女神的歌吟艺术 ——迟子建的月光与夜晚	(51)
第三节 上海旧事与西方情调的幻想 ——陈丹燕的上海写作	(64)
第三章 世俗化倾向与文化视域	(71)
第一节 经得起揉搓的现实人生 ——池莉的世俗文化视域	(71)
第二节 嗅觉灵敏的文化批判 ——徐坤的侃文化叙述	(77)



第三节 女性乌托邦与对正史的清算

——刘索拉、王周生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 (83)

第四章 私人化选择与身体写作 (97)

第一节 现实的绝壁

——陈染的私人化写作 (97)

第二节 感觉碎片的连缀

——林白的身体写作 (102)

第三节 诗性小说的灵魂舞蹈

——宣儿的感性世界 (109)

第四节 纵横家的思辩到两性自省

——艾云的身体叩问 (116)

第五章 寓言与神秘主义写作 (122)

第一节 抽象与反正常思维逻辑

——残雪的臆想和梦魇世界 (122)

第二节 向内伸展的隐喻世界

——徐小斌的意象、色彩与象征 (131)

第三节 寓言与世俗批判

——斯妤小说的突围稟赋 (137)

第六章 众生浮动的时尚化表述 (144)

第一节 “另类青春”的喧哗登场 (144)

第二节 “70年代后”的风格化写作 (160)

第三节 网络文学的荒诞人生表述 (171)

第七章 港台及西方的女性言说 (181)

第一节 港台女性文本:从“杀夫”到爱的匮乏 (181)



第二节 西方女性故事: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转向“母猪女郎”	(186)
第三节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言说	(196)
第八章 女性文学景观批评	(205)
第一节 大众文化时代与女性“行为写作”	
——关于大众文化对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	(205)
第二节 女性文学当前的新形态	
——物质时代与女性文学发展	(215)
第三节 女性文学研究与大文化视野	(224)
第四节 “95 年后”与当下中国女性文学批评	(230)
第五节 21 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70)



第一章 性别审视与人性批判

第一节 从“寻找男子汉”到回归母系因缘

——张洁“爱”的归依

张洁在当代女性文学史上是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出场正是大陆文学急于摆脱政治文化话语对文学自身束缚而自由呼喊的狂飙突进时代。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大陆多年的政治运动,加之“文革”祸乱留下的“极左”创伤尚未得到疗治,仰仗文学达到全民宣泄的目的已成为一种时代赋予作家的责任。以往被剥夺的话语权回归后,张洁和其他女作家一样,更多的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非女性问题。正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家国利益使得女性问题退隐到大时代的背后,“等到社会解放了,再来谈妇女解放”,女性问题由更为重要的“人类解放事业”被搁置或者悬挂起来,新时期文学突破政治文化话语压迫的欲望使“为数还不多的女作家表现得尤其突出。开始,她们在作品中反映的仍是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①在众声喧哗中,张洁“最先起来揭露掩盖在平等外衣下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现象”,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拾麦穗》中她率先打破了爱的禁区,“小心翼翼地企图对不准谈‘爱’的禁令进行反击。”^②发表于 1979 年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显然逸出了

^①、^②李子云:《从女作家作品看中国妇女意识的觉醒》,见《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 年 6 月



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文学艺术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话语语境,以清新干净的笔调描写了一场埋在心底的爱情故事,挑战了数千年来把女性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错误地筑成“交换、买卖”无爱婚姻的传统话语体系。作家认为,婚姻关系中的妻子和丈夫如果只是遵从法律和道义来承担责任义务,“是多么悲哀”。究竟“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当作家把这个设问丢给读者的时候,实际上已然在为她所思考的婚内爱情理想进行了铺垫。她借大龄女性寻找有爱婚姻而不得,转而探讨了不为道德所容的“婚外爱情”悲剧,从而发出了寻找理想“婚内爱情”的呼唤。主人公钟雨爱上了一位经历非凡的革命老干部,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并与为掩护他而牺牲的一位工人的女儿结了婚。这桩因责任而达成的无爱婚姻,经过多年的同甘共苦外表上看起来“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他内心却爱着钟雨,默默地注视着她的一切。他偶尔会对钟雨谈及她的小说,以此表达自己的爱意,“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有感情,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①钟雨牵挂着这份爱不再结婚,孤独地走完一生。故事结尾作家显然并不欣赏钟雨割舍爱情的结局,提出宁肯独身也不要无爱婚姻,以对抗男权社会对不婚或离婚女性的歧视,“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这种把爱情当成“个人的”事情,无疑是女性向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的形式婚姻夺回“爱的自由权利”的标志。“五四”时代的女性,也曾向往冲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形式,义无反顾地选择志同道合的爱情婚姻。时过境迁,中国女性不再依附于封建家庭了,但女性寻求婚内爱情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来自社会的力量仍然制约着女性关于“爱”的追求。当这些制约因素被制度化时,张洁所主张的“爱的权利”挑战的就是传统规约机制,这离经叛道的思想一

^① 张洁:《张洁文集·第二卷》377页,作家出版社,1997年10月



经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以至批评。

与此同时,张洁又选择了一种童年往事的回望姿态,推出了她一直以来记挂于心的一种爱——疼爱。在《拾麦穗》里,作家给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故事。农村的女孩靠拾麦穗换钱,又绣又缝地攒嫁妆,尽管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不是幻想中的样子,也还前仆后继地做着。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大雁也跟着拾麦穗攒嫁妆,准备嫁给经常到村子里卖灶糖的老汉。作家用调皮的笔调写到: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呢。”

他把旱烟锅子往鞋底子上磕了磕,说:“娃呀,你太小哩。”

我说:“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了。”

1979年12月,张洁写这个女童视角的故事时,内心一定装着满满的关于父爱的向往,她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笔调叙写优美惆怅的女性故事,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表现中国女性千年不变的命运。小女孩对老汉的依恋和老汉对小女孩的疼爱没有任何功利可言,婚姻之外的类似亲情的调侃温馨可人而又遥不可及。但随后,她放弃了这种潇洒优美的叙事立场,可爱调皮的小女孩形象再也没有回到她的笔下。解读这个故事,比之张洁的其他故事更容易触摸到作家身为女性的社会性别脉搏,她对女性史即女性出嫁史的关注和思考,使其后来诞生的女权故事的来路和走向,与传统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边缘性生存状态联系了起来。拾麦穗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是女孩子们攒嫁妆。大雁最初萌动的嫁人目的不过是像其他女孩一样,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遵循了千百年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女性生存法则。作为对解决吃饭问题的生存回报,底层社会生存的大雁像其他农村姑娘一样也绣了个“猪肚子”似的烟荷包,等出嫁时送给自己的男人。大雁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那个卖灶糖的老人经过村子时,总是带些灶糖或小礼物给她,“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她是那样地依恋着他,等着盼着他。终于有一天,他老了不在这个世上时,缺少了疼爱的大雁哭了。灶糖和礼物是女孩包括女人从男人或男性家长那儿获得的一种赏赐性的给予,即女性依赖“他者”的生存象征,绣荷包则作为一种回报,成为超越于生存的精神象征。尽管男权中心文化此时尚未得到作家的犀利批判,大雁在老汉身上感受到,“除了母亲,再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也没有任何企望的”,作家还是流露出有别于其他写作的关注点——对于女性依附命运的文化思考,和对男性爱=父爱=母爱的乌托邦家庭幻想。《拾麦穗》追忆了作家内心渴望的既能够带来生存依靠又可以无所希求的父亲的疼爱,直接导致了作家对男子汉形象的爱情幻想,此时作家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男子汉理想幻灭的那一天会如此快速地到来。

爱情幻梦终究无法实现,就如农村那些拾麦穗的姑娘要嫁的男人并不是拾麦穗和做绣品时所幻想中的男人,但也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情怀了”。这些与幻想中的爱情难以吻合的惆怅情绪,多少带着一种少女般的闺阁情调,使其在男女之爱中倾向于索求“母爱”、“父爱”式的无私庇护。因此,渴望男性“疼爱”的庇护式的婚姻理想,使作家眼光如炬地扫过当代无数女人的不幸婚姻,她强烈的婚姻问题意识,由此迸发出来。她的笔触转向残酷的现实、她的作风趋向于对女性问题的凌厉快攻了。

打破张洁描绘少女梦幻情调的是她所面对的离婚的单身女性,她以《方舟》直接切入具备头脑和文化资源的“精英女性”的当代生存困境,这一次张洁不再温情地揭露,而是亮出了批判和挑战的姿



态。身为女性,她敏感到法律的平等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平等自由,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早已不堪重负,离婚成为否定男性、否定现实,进而确定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极端的无奈选择。张洁笔下的“精英女性”,很想跻身于专业领域的前台充分地完善女性个人价值,将个体融入社会主流形态,与男性一逞高下。她们不满足于扮演诸如生育工具、性工具、权力工具的角色,不甘于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先定的俯首低眉、缺乏思想、搔首弄姿的花瓶式附属位置。她们强烈“自我实现”的价值行为,与依靠“撒娇”等女性魅力来掌控男人进而达到掌控世界的“虚幻成功”目的、与传统道德首肯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的“家属”标准,背道而驰。由此,坚持从幕后走向前台的“精英女性”与男权中心文化产生了隔膜和冲突,她们渴望职场成功,总会有一些恶俗势力与她们作对,她们每天处在战斗状态,成为一群为保持女性自身独立价值生存而冲锋陷阵直到伤痕累累的女人。《方舟》题记上,作家振聋发聩地写到,“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三个离婚半离婚的女性搭伙过日子,组成“寡妇俱乐部”,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荆华为养活父亲和生活无着的妹妹而嫁个林业工人,不愿意为他生孩子,对方一怒之下离了婚。她的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反响强烈,但也遇到了男性同行的嫉妒和批判。柳泉的丈夫把她当作性奴,在她为洗清父亲间谍罪名奔波劳累想休息时,却喷着满嘴酒气强迫她做爱,每个夜晚都让她胆寒。为逃避单位头头的性骚扰她不得不调离原单位,到了新单位工作任劳任怨,却受到男性和“撒娇女性”的排挤和打压。梁倩与无赖丈夫分居度日,丈夫还要借梁倩父亲的权势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她当了十几年副导演就是没资格拍片。为能独立拍片,她低三下四受尽了委屈,可作为导演她就是不能灵敏地调度手下的摄制组,因为男人并不想听女人的指挥。离婚的三个女人聚在一起彼此倾诉,都沉浸在坏心情里,对于男人和社会几近绝望。尽管如此,作家还是让这些女人对男人抱着一丝幻想。荆华“将永远不知道被男人疼爱是一种什么滋味儿。”“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



别的沟壑?”^①作家以荆华之口道出了女性比男性更优秀的推理,提出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不仅存在于中国,而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男女观念上的不同步使男女双方,“丧失了在同一基点上进行对话的可能”。

这里要注意的是,作家敏感地提出了男女“对话”,这种“对话”的努力显然是在大量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的无法通约而选择的一种出路。这已然把男女两性置于同一平台上,实际上在作家看来,女人比男人更有头脑。关于女人的头脑,是作家一再强调的,是对女人作为花瓶的男权中心文化的一种强烈反驳。在这里,终于清晰明了的是,张洁所探讨的并不是芸芸众生柴米油盐的生存困境,而是受过教育、聪明智慧能干的“精英女性”在其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因此,如何与男性对话实际上是如何与落后的男权中心文化对话,作家在此抛出的问题是悬而未决的。她所做的是,让处于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精英女性”,在种种恶势力面前陷于分裂的痛苦之中,而让依靠打情骂俏、撒娇等男权文化承认的女性性别手段操纵男人获得利益的“花瓶女性”,春风得意,从而揭示出表面上的男女平等所掩盖的事实上的性别歧视、性别压迫包括性虐待等文化垃圾。这些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约束和陈规戒律,让人嗅到了影响当代女性生存的封建文化强烈的腐败气息。

张洁借助婚姻、职场、官场权力等社会问题来揭示女性生存的绝望境遇,真实地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面临的角色分裂,以及这种社会问题深层潜伏的性别歧视观念,成为中国现实题材重大主题叙事类型创作中,女性反抗声音的最早的最重要的标识。

《方舟》从另一方面讲,发出了当代中国女性寻找男子汉的声音。由于男权文化和男权价值观念的规约,女性的主体地位得不到

① 张洁:《张洁文集·第一卷》287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3月



确定,生存价值无法体现,陷于绝望悲哀的生存境地。作家在此并没有将男性彻底打倒,由恶劣的男性带来的不幸也会有优秀的男性出场冲淡一下,譬如荆华所遇到的安泰、柳泉碰上的朱祯祥。他们仍是解决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歧视问题的同盟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国社会是有传统的,正如“五四”时代,支持妇女解放的男性同盟甚至导师一样,张洁在这里并没有否认男性作为引领者的地位,柳泉的职业问题还是由明晰是非的男性领导最终解决的。

当三个女人“为了女人,干杯!”的时候,作家不惜放弃以形象建构文本的规则,冲向了前台,讲了大段的女权感言。“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楚;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句祝辞,为自己干上一杯”。^① 这是“五四”以来中国女性实现主体形象塑造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悲壮之路的总结,其中跨越的不仅是身为女作家作为“女身”的艰难跋涉之心路历程,也透视了中国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独立平等自由追求的缩影。在这里,张洁对女性抱有的同情和悲悯,以及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达到了言辞激烈的程度。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失望之余,她不得不寄托于下一代男性,可与“精英女性”达到平等的伙伴关系。等蒙蒙这一代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时候,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难!因此“寻找男子汉”,成为张洁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笔。

从《方舟》被西方列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来看,张洁作为中国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并不虚枉。然而,像大多数中国女作家或女性主义理论家一样,逢到人们问起是否女权主义时,答案都是否定的。李小江如此,张洁亦然。2000年,张洁在《投降,行不行》中说到“每每在讲台上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之所以写《方舟》不过是

^① 张洁:《张洁文集·第一卷》340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3月